

奥林匹克雪山河口记

图文：零立

子若思我，褰裳涉溱……狂童之狂也且！

在奥林匹克山一个不知名的温暖的海河口，水雾缭绕，对岸若隐若现，这首诗经在我心中萦绕不已。我突发奇想，要穿着我的Nike鞋，不湿鞋地到对岸去一回。Nike原意是双翼，就是身无彩凤双飞翼的那个双翼，属于雅典娜女神的双翼。

我去了，回来了，开了一点悟也付出了代价。是记之。

这个河口是太平洋三文鱼洄游的众多河口之一，河口横七竖八的躺着从山里滚下来的云杉圆木，长短不一，有的大概有二三百英尺长，还带着形状怪异的树根。经年累月风吹雨打树皮早没了，留下圆滚滚光溜溜白刺刺的树干。

这会是低潮，我的质量相比云杉圆木可以忽略不计，所以脚下其实可以是稳定的。稍一思索，我就行动了，尽管海岸线上没有一个人在云杉上走。我学着三文鱼，在圆木巨石间走一走跳一跳，在河边试了会，果不其然，于是放心大胆往河心方向走去。洄游的三文鱼有个好处，只有一个念想，回到出生的地方。所以即使我掉下水去，它们也不会搭理我，不必担心被咬成鱼刺，为太平洋留下副大刺骨架。

全神贯注精确计算胆大心细，在峰回路转之间腾挪，没太久我就到了河中心，在圆木的迷宫里转来转去，我开始犹豫了。鱼儿们是那么意志坚定地勇往直前，我停下来看看它们也好喘口气。它们这是要去哪？去多远？前年在去往Banff的路上，看见它们的同伴逆流而上千公里，生命力是多么顽强，黑熊站在水里手抓筋疲力尽的它们，一切都坦然和谐。这是生命的礼赞，也是道法自然。就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到了彼岸。

我稍稍站立一小会，没来得及体会一下达到目的的喜悦，就赶快往回赶，如果涨潮了，一切就会大变，不好就可能回不去了，也太危险。回程快多了，我欣欣然在海岸沙滩上走起圆木来，一闪，头重脚轻，栽倒了。

当着两个孩子的面，我十分狼狈地跳着爬起来，她俩从未见过，大惊失色不敢说话。身体着木，剧痛，头和脸虽然一起倒下，着木，反而不太痛，摸一把，幸好，大概没破相。

奥林匹克神山哟，你要我倒下，我顺从，不可骄傲！你要捧住我的脸，我赞美！雅典娜女神，今年五月在雅典卫城我第一次拜见你的主神庙。我有意地骄傲地向同行领导和同事们宣称，自由的人们在15年内完成了眼前的奇迹。你的主神庙是那么宏伟庄严，又极为精致美观到每一个微小的细节。这只能是一群集体都是自由灵魂的创作。艺术典范流芳百世。命运只给你15年的窗口，修昔底德陷阱是雅典人终结的命运。可叹可悲呀，希波战争完胜后的雅典人其所做作为，如同希腊人共同打败的波斯人，一样可恶还自鸣得意。人性注定命运，艺术、奉献、忠告、哲理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无法拯救。公正的雅典娜女神，你不偏不倚，你只留下自由的



思想不死。

就把这次摔跤算做和大地母亲的一次结结实实的亲吻吧，右胸口大受重击，几天了还在隐隐作痛；脑袋举重若轻，若无其事。

转山出来，我抽的幸运签是“*It's okey to slow down and smell the roses*”。神的启示还不快快顺从了吧。

于西雅图无眠夜 初稿